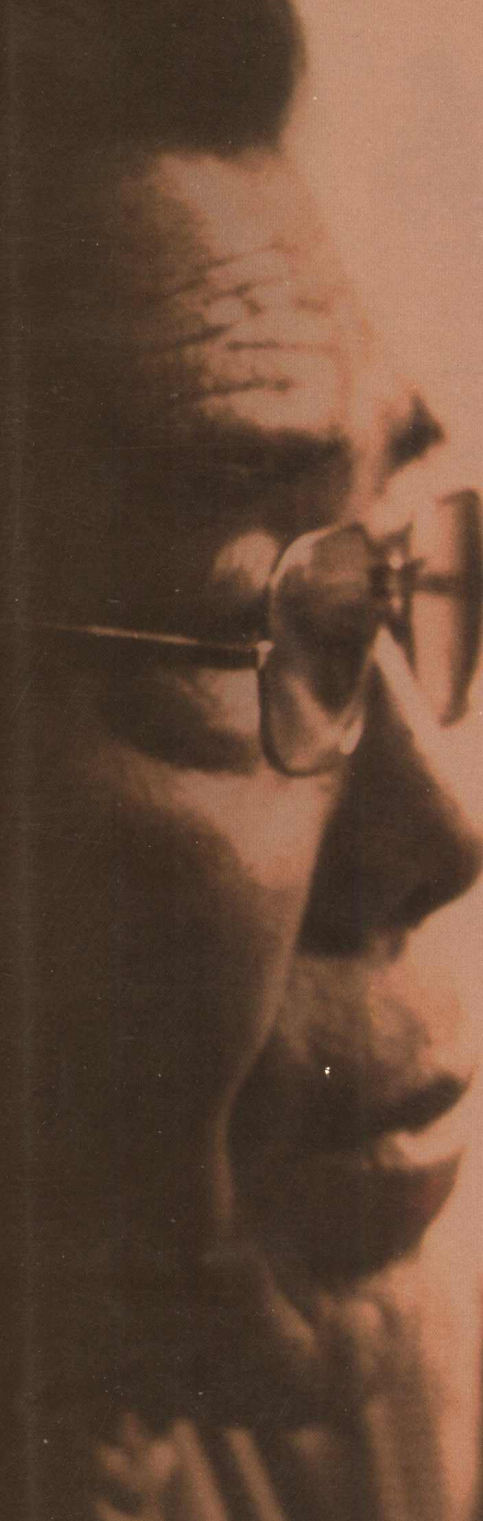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二卷

# 雷加文集

北京出版社



## 第二卷总目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生活如此多彩(代序) ..... | 1   |
| 半月随笔一集 .....     | 1   |
| 半月随笔二集 .....     | 231 |

# 半月隨筆一集



# 《半月随笔一集》

## 目 录

### (一)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宛平·弹孔·红指甲        |      |
| ——“七七”一段回忆 ..... | (8)  |
| 最后的降旗 .....      | (10) |
| 敌后行(三则) .....    | (14) |
| 土门 .....         | (14) |
| 三里铺 .....        | (16) |
| 炮位周围 .....       | (18) |
| 平原的诗 .....       | (23) |
| 一次“突击” .....     | (27) |
| 永不降落的红星 .....    | (29) |
| 心愿 .....         | (34) |
| 口碑 .....         | (37) |
| 战争插曲 .....       | (40) |
| 高度 .....         | (44) |

### (二)

|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-|
| 白山黑水 ..... | (50) |
|------------|------|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长白山的雪 .....     | (55) |
| 大地版画 .....      | (57) |
| 母与女 .....       | (60) |
| “知青回访”记 .....   | (66) |
| 拖拉机来的那天 .....   | (74) |
| 天池散记 .....      | (82) |
| 附：天池怪兽目击记 ..... | (86) |

### (三)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上岛 .....        | (90)  |
| 小岛深情 .....      | (93)  |
| 列宁滩 .....       | (96)  |
| 书的主人 .....      | (101) |
| 一绺白发 .....      | (105) |
| “乌拉尔人”在沉思 ..... | (110) |
| 满天星 .....       | (115) |
| 大禹的队伍 .....     | (118) |
| 万虎赞 .....       | (125) |
| 战车之歌 .....      | (129) |

### (四)

|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--|
| 旅途邮笺 ..... | (134) |
| 古油矿 .....  | (138) |
| 古直道 .....  | (142) |
| 老街 .....   | (146) |
| 工地 .....   | (149) |

|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--|
| 旱塬.....   | (153) |
| 线的风光..... | (158) |
| 马拉深井..... | (162) |
| 骆驼故乡..... | (165) |
| 成陵和云..... | (169) |

## (五)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回游图.....          | (174) |
| “盛世”回忆            |       |
| ——一位渔民之子的自述 ..... | (177) |
| 植物的话.....         | (181) |
| 我的标本夹子.....       | (183) |
| 高山草地.....         | (185) |
| 众多的星.....         | (187) |
| 辩词.....           | (189) |
| 我住牛街那边.....       | (191) |
| 再去房山.....         | (193) |

## (六)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在丁玲塑像前.....      | (202) |
| 不尽的哀思            |       |
| ——悼念舒群同志 .....   | (204) |
| 关于“要求公平”         |       |
| ——蒿子与雷加的通信 ..... | (208) |
| 读《严峻的岁月》致罗丹..... | (211) |

## 散文美

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——《山野的女儿》序 .....   | (213) |
| 我期待着 .....         | (216) |
| 难忘的岁月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 ——为丹东造纸厂厂史而作 ..... | (219) |
| 生命的跳跃 .....        | (223) |
| 《火》的自述             |       |
| ——创作札记 .....       | (225) |
| 后记 .....           | (229) |

---

# 半月隨筆一集

(一)

---

## 宛平·弹孔·红指甲

——“七七”一段回忆

记忆是那么可贵。

正当青春年华时，苗圃上空飞来一只毒蝇，古老民族身上受到致命一扎。我们这代人永远不会忘记它。

炮弹落在一个小城上面。小城叫宛平。它和北海旁边的团城差不多，它的四边城城墙同样可爱。我从未见过宛平，也未在地图上注意过它。它在敌人军用地图上可早就涂上大红圈了。

1937年7月7日，一夜炮声，宛平城墙上无数弹孔。弹孔是圆的，又带着血迹。

没人知道这是一场大战开始，还当只不过是星星之火。反正北平的记者都亲莅现场，都去了。中国记者乘火车去，外国记者乘汽车去。我目睹一辆汽车，停在高处。待我采访完毕，我又看见了这辆汽车，车中坐着一位妙龄女郎，留守，还是另有任务？车停的位置实在好。凡是我走过的，干过的，我猜想她都看见了。她看见我，自然也会看见那个小城——宛平，那条宽河——永定河，还有卢沟桥上无数只小石狮子，自然也包括城墙上那些弹孔。可惜，她什么也未看。她一直坐在车上，侧着身子，一动未动。她两颊艳丽，秀发如云，还有十只红指甲。她一直在关注她的指甲。她全神关注它，又修饰它，膝上不少修饰指甲的小工具。那指甲原来染成红的，现在又看时，仿佛

变成猩红的了。

这位女郎这一天，一如既往，什么也未变；但这一天却改变了四万万人民的命运。他们从此有了一个大目标，又全都指向一个方向。这是一个亘古未有的大行动。全国民众，从此万众一心，戴着荆冠，唱出战歌。心跳得比整齐的步伐还整齐。还有比这更神圣的时刻吗？

不久，我在战场上看见八路军缴获的一面太阳旗。太阳旗失去它本来的红色，在中国人民心中，在东南亚人民心中，它也变成一片猩红的了。因为每一个弹孔，无疑都是一个血迹斑斑的万人坑。

记忆真是值得珍贵。宛平城万古长青，它永不会从记忆中消失，它比任何一个古迹都价高万倍。它高居民族神龛之上，不要让任何大气污染损伤它一根毫毛。

半个世纪后的今天，为了神圣的记忆，我谨以即将出版的《南来雁》这一本书，奉献当年：

抗日战争的将士们。

流亡救国的同学们。

(1987年6月)

## 最后的降旗

1937年7月最后几天……

“七七”事变以来，这座古城被敌人的炮火团团围住。它焦躁，但不胆怯，因为有几十万民众的热血进流，它还引以为骄傲。这几天天气不好，阴云压在头上，这是暴风雨就要来了，但是无论谁又在期待着光明的明天……

28日那天早晨，古城醒来了。仿佛闹了一夜的孩子，翌晨醒来总是比较安静，不，他又有些异样。这时每个人的感觉都是敏锐的，同样一位母亲，这位母亲伟大的慈爱心怀，又不允许对自己的孩子有所怀疑。

我住在古城西北角，早晨起来像往日一样绕过围墙，准备到东北大学洗浴再看看报纸，最主要的还是要探询一些信息。至于报纸，好像正在等待“寿终正寝”。倒是各大专院校，他们注意到这一重要工作，他们利用各种渠道，又冲破一切障碍和官方统制，把锋芒的评论和真实的消息集中起来，再传播出去。那些通讯社呀，那些报社呀，只在张着嘴喘气罢了。

我一进学校大门，看见几个同学在忙乱着。他们走进六边形人行道树木后边。过去那里是个花坛，由几株槐树和灌木丛围着，中间土地平平的，又像是刚翻过的。传说闹八国联军时，这里埋藏一件什么宝贝，至今还没有发掘过。我看见他们在那里动土，便问：

“发掘宝器吗？”

他们没有理会。只是一位由彰仪门南校迁来的同学，对我苦笑。他的消瘦的面孔裹在纱布里，前几天彰仪门的炮弹震破了玻璃，又伤了他的额角。他苦笑着，又用纱布下面黑亮的眼睛望着我说：

“又是一个九·一八啦！”他为了加重语气，拖腔拉调地说，“又要遭一回九·一八啦，这一回痛苦比上一回还大！”

“怎么？你说什么？”

“宋哲元部队昨天还在城里，可晚上连夜退出去啦！”

“昨晚的炮声可是响得厉害。”

“不错呀，还听说昨天收复了通县和丰台呢，可是晚上……”我愣了一下，他接着说，“那最后一声炮响，往后你还听见动静吗？今天早晨你再到街上看看，还有持枪的警察吗？全退光啦！有枪的跑啦！只剩下咱们，宋哲元这时才把古城的主权交给老百姓。现在咱们是她的主人啦！”

这仿佛是神话，但对方的面孔又是那么真实。我握住他的手。我不知道怎样来接受这“主人”的命运，对方的眼睛也无力回答我。只听见一阵阵铁锹碰上砖头的声音。

三个挥动铁锹的人出汗了，汗水把衬衣贴在宽大的背上。他们在说话，一直忙着向外掘土。坑已够深了，但他们仍在掘。我想前线战士冒着弹雨挖工事才会这样拼命，可是他们预备做什么呢？

这时天空响起飞机的声音，他们抬头望着，用疑惑的眼光问：

“莫非是中国的？”

但翼上的红太阳使他们失望了。其中一个急促地说：

“我们得快，我去拿来。”

他跳上来跑去。另一个拣起油布铺在坑内。这时，他们都像在埋葬亲人似的，脸上闪着沉重而又悲惨的表情。

我身旁那位受伤的同学，忽然抬起头来望着右上方喊：

“看——那国旗！”

在学校大门上方，一面国旗悬在那里。这时大家不约而同地站直了，怀着一种平常未有的特殊感情，对国旗注目致敬。

然后，一个说：

“这是昨天忙得忘了落旗！”

另一个，悲痛的声音：

“现在，降旗吧！”

不一会儿，看见一个警卫站在下面，仰头扯着绳子，两臂挥动着，滑车咝咝地响着，像是奏着一阵哀乐。我们的国旗由杆顶徐徐地降下了，又一下蒙在警卫的头上，紧张的情绪压迫着每个人的呼吸。

“这是最后的降旗吧！在北平……”

一个低微的声音这样说，泪水由他的眼角流下来，滚在油布上，变成一颗亮晶晶的水珠。大家的神经被他的话刺得发颤，全低下头，沉默着。其中一个用低沉坚强的声音，说：

“不，把国旗拿来给我们，让我们把它带回东北老家去！”

刚才跑去的人回来，他抱着用麻绳捆着的纸包。有人问：

“全在这里吗？”

对方点点头，他把纸包放在油布上，大家把油布的四边掩起来，准备填土了。刚才那个落泪的人又在自言自语：

“等我们回来，这些文件，怕是都烂光了。”

没有人回答他。他也为自己的话吃惊，便忙着填土，为的是掩饰自己脆弱的感情。

一会儿的工夫，那染着血和泪的文件，小册子，还有那一滴滴泪水都埋在地下了。

他们慢慢地平土，又用脚踩实，又撒上一层浮土，然后向

宿舍走去。他们的步子是坚定的，因为他们现在心中盘算的该是如何出走的问题了。

(1937 年)

## 敌后行（三则）

### 土 门

我们要到三分区去，但王快、灵山之线的战斗，正在激烈地进行。由阜平县政府指定的那张路线图，它是战线以北的一条荒僻小路。他们说：在土门一带也许有我们的部队。

我们在山谷里打尖，下午赶到东板峪。迎面遇见一群逃难的人，我们问：

“老乡，前面怎么样？”

赶牲口的老头，头也不抬：“前面有鬼子。”

但是我们仍然前进了。在土门附近又遇见从沟里跑出来的人，我们又问：

“老乡，有情况吗？”

“回村去。”

这时我们望见了罩在暮霭中的山头上，一排人影在移动。我们想：“这一定是自己的队伍啦！”一会儿，人影消失在山坳里了。身旁忽然有人喝问：

“什么人？站住！”

我们报出了单位。两个人从土堆后面走出来，一个瞭望前面，另一个走下来查看通行证。

在土门平坦的河滩上，遇见了一位参谋长，他叫我们在这

里等着。他说：“前一个钟头刚刚结束了战斗。整整打了一天，鬼子才退去。现在正在集结队伍。”

一个钟头之后，一个特务员领我们走进一个小村子，一会儿他又不见了。我们站在墙角里，对面那个山岗上，由于烟火和手电，像在布置宿营前的哨位。我们看不清他们的面孔，也再找不到什么人。

最后，我们在茅屋里会见了从火线上下来的团长。他是长征老干部，却很年轻。屋里没有烟火，他请我们吃煮白薯，然后派人把我们送到指挥部。副司令员在指挥部接待了我们，电话员在屋里忙着拉电线，我们就谈起今天的战斗。

第二天，一排人护送我们通过距离敌人三里路的危险地带，向三分区司令部出发了。和我们同行的有一个刚从肚子里取出两颗子弹的团副，年纪不大，江西人，看样子很能干也很和气。

通过危险地带时，右侧和背后同时响起了炮声。我们想土门又打起来了。右侧是灵山，那么灵山也在战斗着了。灵山那边，山头上一股冲天的烟柱，那里的敌人在退出之前放了火。

一个老乡从树林里钻出来，在我们前面穿过去。我们骑在马上问：

“老乡，跑什么呀？”

他停了停，一肚子怨气地说：“你说话倒不腰疼！”他又继续向前走。

“冒烟是哪里呀？”我指着那根烟柱。

“还不是灵山！”

“你是哪里的？”

在他的苦皱的脸上，更加激怒了：“就是灵山！”

躺在担架上的团副安慰他说：“鬼子退却放了火，我们派一连人救火去啦！”